



浙东作家文丛（第03卷）

# 知青富豪

◎ 徐志明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

# 知青富豪

徐志明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青富豪/徐志明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2

(浙东作家文丛. 第6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343-9

I. 知...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9043号

##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知青富豪

---

-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徐志明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948千(本册字数224千)  
印 张 255(本册印张18.75)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43-9  
定 价 405.00元(全十八册)

## 内容提要

《知青富豪》系长篇小说《磨难岁月》的姊妹篇。

1978年,投亲插队的上海知青钟国青担任了大队企业的厂长。面对恢复高考后改变命运的诱惑,已经在农村成家并担任过六七年社队厂外勤的钟国青选择了留在农村创建事业。为实现人生价值,钟国青大胆开拓,改变了社队企业只能靠为国营厂家加工得以生存的现状,探索出一条生产自己产品的新路,在社队企业的发展中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钟国青和他的工厂顺应改革大潮,经历了企业改制等脱胎换骨的变革,经受了各种风霜雨雪,终于使一家昔日小打小闹的队办企业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

小说以东南沿海经济活跃的宁波为背景,以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为脉络,兼顾高考制度恢复以来的教育演变,通过对金阳光电器厂发展历程的描述,历史地再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 1

傍晚，汪小燕从公社下班回家，漫不经心地告诉丈夫钟国青，小黑皮要考大学了。钟国青心里“咯噔”了一下，突然显得心神不宁起来。

国青和小黑皮都是上海知青，1968年底回原籍宁波钟家滩大队插队。在地里做了几年货真价实的农民后，1970年初，大队办起了队办厂，国青担任了厂里的外勤，小黑皮等几名上海知青也进厂成了拿工分的队办厂工人。这些年来，国青差不多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外面跑业务，个中的艰辛真是难以尽述。在国青的努力下，他们的工厂也慢慢成长起来，每年的业务量从最初的三四万元，发展到现在的近20万元。国青也成了公社里颇有名气的能人。

日子好过了，年纪也不小了的国青在农村娶了妻子。妻子小燕是河山公社小有名气的美人，还是佟汪大队书记的女儿。大伙儿都说他们这对夫妻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

钟国青和小黑皮都是上海两所著名重点中学68届学生，不过国青是高中，小黑皮是初中。一晃眼下乡快10年了，现在比自己低了3级的小黑皮居然要考大学？国青不由大吃一惊：像小黑皮这样的68届初中生想考上大学，那大学还是大学么？莫非“大学大学大家都可以学”了？真是扯淡，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哩！钟国青显得愤愤不平起来。

想想也是，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囤积了十多届的毕业生浓缩到这两年参加高考，就像一列脱班了好几天的火车，持有前几天车票的旅客都想挤上这班车一样，没有一点真本事甭想上车。老实说，像现在这种状况，要想考上大学真的比过去范进中个举人还难。不要说小黑皮这样已经荒废了10来年的68届初

中生，就是钟国青——上海市重点中学 68 届高中生——也不敢奢望能考上大学。

去年 10 月，正在外地出差的国青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国青曾经动过念头：高考，在钟国青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向幸福和光明的大门，这是一扇拥挤不堪的大门，有多少知青想通过这扇大门走向新的生活。国青自认为有能力挤进这扇大门，但是他不能够，因为，他的身后已经被拴上了一条锁链。尽管这条锁链并非牢固得他无法挣脱，但是他不能，只能痛苦地眼睁睁看着别人奋力向大门冲刺，他只能当一名无奈的看客。

苦哇！

1970 年初，插队修了几年地球的他担任了大队工厂的外勤。七八年的磨难岁月，他和乡亲们白手起家，把钟家滩大队工厂办得有些模样了。那段时间，他东奔西颠跑遍了大江南北，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省市，终于使这家毫无基础的工厂有了雏形，去年，他们工厂的利润达到 6 万余元，差不多是 3 个生产队全年的毛收入。当然，大有作为的他也被组织予以重用。现在，他刚刚入了党，又被提拔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还兼任队办工厂厂长。

老实说，那段时间他的心里不是没有惆怅，甚至于还冒出对在乡下成家的悔意。如果不是妻子儿子的拖累，即便被提拔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也一定会去试一试高考的。毕竟，上大学对知青的诱惑太大了，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叫得响的理由：国家需要选拔栋梁人才。

他像面对着一架天平，天平的一头是考大学，实现梦寐以求的生活；另一头，是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以及家庭的温暖。实事求是说，从真实的愿望出发，他无疑希望选择前者，但是，理智和感情告诉他，他已经无法把心里的砝码放到考大学那头了。毕竟，他是支撑家庭经济的大树。

但是国青心里还是不甘的，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1977年高考结束，他还专门到新华书店买来那年各省的高考试卷汇集，很仔细地看了一遍。而且，对本省的试卷，他甚至认真地做了一遍。

做过以后，他心里倒反而平静了。毛估估自己的成绩，离录取分数线还差一截。当然，他是在没有做任何复习的情况下“自考”的。假如给他时间复习，他坚信上个体检线完全是可能的。不过，他终究是高中生，也就只能搏上个体检线，而小黑皮只是初中生，而且，68届初中生，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念过一年初中。尽管他知道小黑皮聪明，但是再聪明，凭这样的学历，想考上大学岂非异想天开？除非小黑皮也是个“宁珀”。宁珀当年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被称为神童。高考恢复第一年，那个江西人小宁珀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时成为社会上流传很广的美谈。

小黑皮成不了宁珀！国青坚信。

人啊，有时就这么怪，国青一直以为自己不是个妒忌别人的人，但是，谁料真的碰到切身利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那点卑劣念头就浮了上来，以至于国青对自己的品德产生了怀疑。平心而论，到钟家滩插队10个年头，他和小黑皮的关系一直不错。当年办工厂，他提议研制钢琴式烟灰缸，小黑皮为此出过不少力。当然，小黑皮在落实知青住房时卡了壳，他钟国青也是全力以赴为他出头帮忙。照理说，小黑皮考大学，作为兄长的他应该高兴才是，不过，就像一个运动队的两名运动员出去参加比赛，而他的实力又远远超过小黑皮，但是他犯规了，已经被罚出局了，而小黑皮还有参赛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希望小黑皮夺冠么？

都说为好朋友要两肋插刀，现在，不要说插刀了，国青还巴不得小黑皮高考翻船呢。唉——，人心啊真是复杂，他感觉自己有点卑鄙。

国青的这些心事,小燕当然不会知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在枕头边很暧昧地对小燕说起恢复高考的事。原本以为小燕总会有个态度,不料小燕就像听到与他们丝毫不相干的消息,只是“噢”了一声,只管与儿子嬉笑。见小燕无动于衷,国青也不好说啥了,但是心里有些悲哀。他多么希望小燕能够鼓励他参加高考,假如有小燕的支持,也许他会拼上一次,或许还真的能够金榜题名。

国青知道自己的功底,在上海读中学时,他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初中时他参加区里的作文竞赛,还得过一次二等奖哩。

不过国青也清楚,这件事怨不得小燕。

1968年他从上海回原籍插队,最初3年,那种“修地球”的生活实在是苦。后来,大队办起了工厂,他这个被人认为头脑蛮活络的知青担任了队办工厂的外勤。以后几年,工作压力虽然大,但是他毕竟做得不错。现在,工厂办得红红火火,他本人在公社也小有名气,连县委书记都知道他的名字。应该说,他已经是名利双全,除了有权有名,还享受了不菲的经济待遇。虽然,他现在还是拿工分,但是,每个月50元的厂长补贴,还有上海父亲单位按照政策每个月补助给他和儿子的15元,妻子小燕到公社砂石组工作,每月也有24元收入。这些收入林林总总,1年下来有1000多元,这个收入,与上海工矿36元的月工资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况且,知青一旦被重用,前途不可限量。就像邻县一名被宣传为知青标兵的上海女知青,提拔大队党支部书记才两年,就越级提升为地区团委书记,算算级别,相当于“七品”县官了。

凭良心说,对目前的状况,国青是满意的。守着娇妻幼子,加上在大队里的地位和权力,生活完全可以称得上惬意了。如果没有高考这件事的冲击,他真的感到心满意足了。



## 2

钟国青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他做事执著，现在担任了大队工厂的厂长，他做梦也想把工厂的蛋糕做大。春节他回上海探亲，顺便去探候他外公。对这个外公，国青是由衷钦佩的。外公的祖籍在镇海庄市，那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听外公说，他们庄市有个叫叶澄衷的前辈，年纪很小就只身闯荡上海滩，凭着诚信和智慧，白手起家，才十多年工夫，就成了上海著名的“五金大王”，最后到底有多少资产，有人说800万两银两，有人说几千万两银两，最终没有人说得清。令人佩服的是，这位叶老板暴富以后自己生活并不奢侈，但是为乡人办事却舍得挥金如土。外公小时候曾经读过书的学校，就是他在上海耗资三十万两银子新建的专门为方便家乡子弟求学的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命名为“澄衷中学”。

外公一直把叶澄衷当做楷模，曾经声称也要当个像叶澄衷这样的经商大贾。但是后来言行一向谨慎的外公终于食言了，他没有从商，而是搞起技术工作。解放前，外公受雇于一家私人工厂，担任这家厂的技术总管。那时外公的技术真是叫绝，他只要在机器边上听一下，立刻就可以知道机器有没有毛病。

一次，外公厂里的一台进口机器出了毛病，那天外公正好休息，与几个朋友在“王宝和酒店”喝老酒。值班的外国铜匠修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机器毛病在哪里。外国铜匠耸耸肩，摊着双手傲慢地说，这台机器我都没有办法修理了，只有到外国换零件才能解决。但是换零件谈何容易，不仅费用大，而且等到零件从外国运过来，机器要停开一个多月，这损失就大了。后来有人建议叫子卿师傅试试——外公的名字叫楼子卿。于是老板就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叫人从酒店里找来外公，请外公去修机器。外

公醉醺醺地到了工厂，命工人把机器开起来，他只是侧耳听了一会儿，马上判断出机器的毛病所在，接着，他拿起扳头东拧一下西拧一下，机器就正常运转了。当时这件事在同行中传得十分邪乎，连那个傲气的外国铜匠也不得不佩服。从此外公在行业内名声大振。

其实，外公不但在技术上很有造诣，在经营方面也很有一套，只是因为没有机遇，他自己不曾开工厂做老板罢了。

解放后，工厂公私合营了，组织上叫他担任厂长，外公推辞了。后来经过领导再三做工作，外公这才勉强答应担任副厂长，主要分管技术工作。外公这一手有远见，文革开始，他这个副厂长当然也算走资派，但是因为副的，最多也只是陪斗而已，受到的冲击就小多了。而成为“主斗”的厂长，被“革命群众”挂钢板“坐喷气式飞机”，后来实在挺不过去，跳楼自杀了。

国青跑外勤，甚至他们大队现在办的工厂，都有他外公的功劳。那年，他外公到乡下来看他，在与大队书记交谈的时候，外公说起江苏一些公社大队办厂的事情，引起了大队书记的兴趣。当时，浙东一带也已经办工厂成风，甚至于有生产队办起工厂。临近就有一家生产队办了工厂，效益真的不得了，别的生产队光靠地里收益，每个全劳力一年有个300来元算不错了，而那个办厂的生产队年终分红，普通的男劳力就有六七百元，据说最高工分的一位达到近800元，简直就像开小银行了。

大队书记讨教外公可以办什么工厂。外公说，你们现在一没资金二没技术，如果要办厂，目前只能办替别人加工零件的加工厂。根据外公的建议，大队当年就办起了胶木五金加工厂，让钟国青担任厂里的外勤。

对于办企业，国青的外公确实是个老法师。那年秋冬，国青在全国跑了一圈，但是接到的加工业务少得可怜，只够工厂开3个月的工。当时国青着急得不行，于是到外公那里讨教。外公指

点说,可以生产小的日用商品。后来,他们搞了个钢琴式烟灰缸,结果赚了不少钱。

.....

那天在外公家里,他向外公讨教队办厂今后的出路。

外公的气质一向让国青折服,虽然早就年逾花甲,头顶一块脱发的头皮已经需要“地方支援中央”了,但是,他头上的那几根稀稀疏疏的“毛”,总是梳理得纹丝不乱。听到外甥向自己讨教,他沉思了片刻,谈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他说:“目前你们的工厂办得还可以,安耽一些日子也是蛮好过的。不过,现在‘文革’已经结束,对社队企业的政策也比过去松动,如果把握得好,正是发展企业的最好时期。前一阵子,我专门做了一些市场调查,发现你们有大生意可做,当然风险也是有的。”

“大生意?”国青眼睛一亮。自从担任了大队副书记兼厂长,他做梦都想把企业搞上去。

“我觉得你们现在靠加工外协件过日子,这样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如果真的有魄力,应该生产自己的产品。”

“产品?什么产品?”国青心里一热。前几年,也是受外公启发,使他们在缺少业务、工厂即将停工的时候,转型生产了钢琴式烟灰缸,结果不但使工厂渡过了难关,而且赢利不少。可是,现在这个产品已经走向末路,以后靠什么让工厂生存,他心里实在没底。现在外公让他生产产品,也许外公心里早有计划,他心里能不热吗?

“生产电风扇!这东西现在市场上紧俏得很。”外公斩钉截铁地说。

“电风扇?”国青吓得站了起来,“就凭我们这样的设备和技术?”国青觉得就像听到“老虎天话”。

看到外甥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外公笑了,他拍拍国青,叫他坐下。外公开导国青,其实,许多事情看起来很难,但是动动

脑筋,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他对国青说:“现在你是厂长,应该学会借别人的力量做自己的产业。我知道,光靠你们这样的一家工厂生产,不要说电风扇,就是电吹风也做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能借助别人的力量,只是领个头组织一下,就完全可以生产电风扇。”外公告诉国青,解放前,有的资本家就是靠这种办法发家的。

“技术问题我可以叫人给你帮忙,我有个老友去年刚从电风扇企业退休,他是这方面的工程师,他们有一帮退休的技术和经营骨干,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电风扇生产班子。如果我出面邀请他们,估计他们会出山的。至于生产设备,你也不要急着去增添,大部分部件可以搞外协件,把业务交给别人去做,你最后组装就行了。现在,关键的是资金问题,我测算了一下,搞这个项目,最低大概需要四五十万启动资金。我知道现在你们没有这个力量,不过可以去贷款,最近银根较松,如果项目前途大,银行方面会开口子的……”

国青觉得外公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太大,大得出乎他的想象。他需要好好想想。

从上海回来,国青一直在考虑这件事,还专门做了市场调查。现在,冷不丁听到小黑皮要考大学,他心里又一惊。

……

“国青国青!”门外传来喊他的声音,不用问,来人是小黑皮。国青的年纪虽然比小黑皮和鸭蛋这些知青大,而且现在还有点小官当着,不过,他们这些上海知青,从来就是直呼其名的,连那几个女知青也是这样。当然,不包括曼娣,曼娣是他青梅竹马的邻居,自小一直叫他国青哥。他俩是同一天下乡的,下乡后,曼娣插队到离钟家滩大队5里远的叶家岙大队。插队才两年就嫁了人,丈夫是当地农民。

国青和曼娣在上海时就两小无猜,还有过那么一层道不清

的恋情。那次他照顾曼娣进厂,叫曼娣到他家填表格,谁料到两人一时冲动,竟做了一次出格的事情,幸亏曼娣的丈夫没有察觉,以后,他们再也不敢造次,真的像兄妹一样相处。

小黑皮叫国青晚上到他家里喝酒。他说鸭蛋来了,而且恰巧刚才有户人家的一只鸡被拖拉机撞死了,他用很便宜的价格从那户人家那里买来,晚上大家几个知青聚一聚,已经很长时间没聚在一起喝老酒了。

“小黑皮,你要考大学?”国青显得很随便地问。

“嘿嘿,你也晓得啦!我是玩玩,花5毛钱报名费,譬如抽包牡丹香烟,看看考卷也好。”小黑皮讪讪一笑,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也好,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复习复习总会多增加一点知识。”不知为啥,钟国青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突然轻松起来。

但是国青独独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场特殊的考试中,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 3

钟国青到小黑皮的知青屋时,一帮子人正忙得不亦乐乎。这种场合,他们这几名上海知青经历得多了,只要有点名堂,他们总是在一起“搓”上一顿,比如某个知青的生日,或者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算下来,一年聚上七八次是有的。

大家都忙着,曼娣烧菜,鸭蛋烧火,小黑皮忙里忙外打杂。不过,那天又多了一个人,她叫雨秀。雨秀不是知青,她是大队书记阿祥的女儿。见国青进屋,雨秀立刻脸红了,她怯怯地叫了一声“国青哥”,马上捧上一杯热茶。

“哈哈,雨秀啊,像个女主人。”知道雨秀正在与小黑皮处对象,国青便与雨秀开起玩笑来。

“国青哥——”雨秀嗔怒地瞪了他一眼,脸更红了。

雨秀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姑娘。1968年底,他们这帮上海知青回到钟家滩老家插队的时候,雨秀才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真是女大十八变,10年时间,雨秀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也许是由于四明山的沙溪水特别养人,河山一带的女孩就是漂亮,而雨秀,又是她们中的佼佼者。与小燕相比,雨秀漂亮得很有个性。小燕是一种古代仕女式的鹅蛋脸,娥眉樱桃小口,漂亮得娇弱。雨秀呢,属于另类,她长着一张好看的瓜子脸,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尤其夺人眼球的是她的下巴,有点向前翘,配上一张略大的嘴巴,看上去有说不尽的妩媚和性感。造物主似乎对雨秀格外垂青,雨秀的身材完美得有些“浪”,她丰乳蜂腰肥臀,加上颀长的双腿,颇具西洋美女的风韵。

雨秀高中毕业后,在河山中学代课。

“小黑皮这小子倒有艳福。”国青心里不无羡慕。说实在的,雨秀是国青喜爱的一类女性,这姑娘不但长相漂亮,而且性格也是国青喜欢的。雨秀虽然出生在乡下,但是她对大城市上海有着一种天生的情结。也许,受她父亲阿祥书记以及国青他们这班上海知青的影响,雨秀从小就对上海人有好感。她觉得上海人有文化,有见识。上海人的到来,让她对人生有了新的见解,所以,她从心底里敬佩上海人。有时候,村里的人说起上海人小气之类的话,她还会帮上海人出头反驳几句。

那年,国青与小燕谈对象,快结婚时,国青曾经听到雨秀不无羡慕地说小燕姐好福气,能嫁给国青哥。听到这话,国青心里“咯噔”一下,他明白这个漂亮的小妹妹是喜欢自己的。那时候,雨秀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了。其实,如果排除年龄因素,让国青在雨秀和小燕两个人中选一个的话,他会毫不犹豫选择雨秀。当然,这个念头纯属国青的隐私,有时候他也自责,是不是自己太花心了,怎么老是想着不该得到的女人,唉——

上海人到底精明,一只鸡,曼娣弄成了“四吃”:鸡腿鸡翅做

了个“白斩”，鸡肚白切成丝做了鸡羹，鸡的肚里货加上菜帮子炒成“时件”，鸡的头爪烧了个汤。另外，曼娣还就地取材，炒了个土豆丝，加上鸡汁烧的萝卜，一桌菜看上去蛮丰盛的。

他们刚入座，鸭蛋变戏法似的掏出2瓶酒，国青一看：嗨！玉液香！这可是上海产的好酒，要1元7角5分一瓶哩。

“哪来的？你小子还藏着这样的好东西？”国青说。如果这个酒是小黑皮拿出来大家都觉得再正常不过了。现在，鸭蛋拿出这个酒就显得分量不一般了。他们知道鸭蛋是“叫花子不留过夜食”，他这个人就像与钱有仇，只要口袋里有几个钱就觉得烫手，浑身不舒服，不把它用掉连晚上睡觉也不安宁。不要说今日有酒今日醉了，就是今日没酒他也醉。前两年他上调到宁波港务局工作，每个月也有40元毛收入，可是这个“城里人”，倒经常要向乡下的几个知青兄弟借钱哩。

也许鸭蛋在宁波没有成家，朋友也不多，上调以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钟家滩来一两次。所以，钟国青在小黑皮家看到鸭蛋觉得很寻常。

“难得难得！”大家一致表扬了鸭蛋。

别看鸭蛋大大咧咧，不过这样的表扬，鸭蛋还是颇为受用的，当然，这里有曼娣和雨秀在场的成分。男人嘛，谁不想在女人面前“轧点台型”啊。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鸭蛋对雨秀和曼娣有想入非非的念头。鸭蛋这个人虽然常常被人看成有点流氓相，但是这个人绝对仗义。他晓得朋友妻不能欺的道理，虽然雨秀只是小黑皮的“靠定”，还算不上老婆，但是总归是小黑皮的人。至于曼娣，鸭蛋更不会动歪脑筋了，别说曼娣已经有两个女儿了，即便没女儿，鸭蛋也不会动曼娣脑筋，他知道曼娣与国青很要好，至于怎么个好法，他就不去深究了。“假如动曼娣，就是打国青的耳光。”鸭蛋这不知道算什么逻辑，倒是他为人仗义的诠释。

两瓶玉液香的分配既合理又不合理。他们是按照性别分的，男人一瓶女人一瓶，况且男人又比女人多了一个。不过，按照酒量，这其实是很公平的。三个男人，除了国青有酒量，小黑皮和鸭蛋都是一碰就醉的人。倒是那两个女人，天生就有酒量，曼娣虽说酒量不及雨秀，但是这种玉液香喝上半瓶绝对没问题。至于雨秀，她的酒量来得有点怪。她爸爸阿祥书记连二两黄酒都喝不下，可是这个正宗女儿，却是个天生“酒袋”。雨秀本来不知道自己会喝酒，只要喝一点点酒，她马上就脸红。但是这个假象，让不少人上了当。那次厂里来了客户，就在阿祥书记家喝酒。那几个客户是东北人，酒量都老大。那天理该雨秀亮相。本来，外面来客户与雨秀没有关系，她最多就是做点端菜什么的服务工作。但是那天，一名驴脸客户借酒放肆了，一定要敬雨秀一杯。雨秀推辞再三，说自己不会喝酒。但是她越推辞，驴脸越是来劲。实在犟不过了，雨秀只好喝了一小杯白酒。看到雨秀一杯酒下去脸立时艳如桃花，驴脸来劲了，说按照东北规矩，必须要碰三杯。因为客人是厂里的业务大户，大家不敢让他扫兴。国青想为雨秀代酒，驴脸马上说不行不行。这样推来推去好一阵子，最后雨秀只好喝了驴脸敬的三杯白酒。见雨秀喝了驴脸敬的酒，其他几个嚷嚷一定要雨秀“一视同仁”。雨秀是个性情中人，虽然第一次喝酒，脸上有些热，但是觉得白酒也不可怕。于是又和其他几个客人碰杯。当时，大家都以为雨秀非趴下不可。不料一巡下来，雨秀根本没有醉倒的感觉。之后，雨秀反客为主，就盯住驴脸与他对喝。结果，把驴脸喝得当场“开了菜橱门”，吐了一地。这次喝酒，大家发掘到雨秀的“酒资源”。后来，雨秀多次喝酒，但是从来没有醉倒过。也不知道雨秀到底有多大酒量。

雨秀的酒量是遗传的——尽管雨秀妈从来不喝酒，但是她外公是个有名的“老酒饱”，一餐喝五斤黄酒绝不会躺下。



知青们在一起聚餐真是一种享受，以至于二十多年后，钟国青成了大腕级人物，每天在豪华饭店应酬，倒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他非常怀念这段时间的知青聚餐。

酒过三巡，他们又回到了一个永远热络的主题。

“这次云南插兄在上海闹得很凶，春节前后，又有很多云南插兄到人民广场静坐，还有不少家长也参加了。”小黑皮说。

“他妈的，闹得越凶越好，闹凶了，说不定我们都可以回到上海去了！”鸭蛋虽说已经上调了，但是对这类事他一直很起劲。

除了曼娣和雨秀，他们知青都知道插队到云南的上海知青闹事的事情。在上海的时候，国青还专门到现场去看过。那个场景真是让人同情，知青们打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口号在那里静坐。还有一些知青声泪俱下述说起他们在云南的遭遇，不要说围观的市民歔歔不已，连警察也被感染了。这场知青运动的涉及面实在太大了，光是上海，就有上百万知青下乡，差不多家家都有人支边支农，即使家里直系亲属中没有下乡知青，那么亲戚中也一定有。

对知青的事情，曼娣并非不关心，她心里很怕。她怕知青们都可以回城，那么她就惨了。她已经在农村有了两个女儿。不要说知青返城他们这些农婚知青不可能回去，就是可以回去，那么她的家咋办？两个女儿咋办？她心里不敢想。不管怎么说，现在大家都在农村，就是在当地上调，总归还是在一个地方，如果小黑皮他们回上海了，那么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啊！

使曼娣略感安慰的是国青也已在农村成家，就是大返城，总算还有个伴，如果国青也走了，那她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里的生活了。

其实，国青此时的心理也与曼娣差不多，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他不可能一个人返城，除非可以把妻子儿子都带上。根据国青判断，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可能并不是很大。最近，他获悉安